# 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十八

後趙錄八

石世

石世字大業虎之幼子劉曜幼女安定公主所生也宣等被殺張豺勸立之虎死即偽位尊母劉氏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進張豺為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

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以狀告之農
懼將騎百餘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堡上白劉氏使張
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
諸軍事司隸校尉以為已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
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聞喪屯於河内時冠軍大將
軍姚弋仲車騎大將軍蒲洪安西將軍劉寧征虜將軍
石閔武衛將軍王鸞寧西將軍王午立義將軍段勤及
石榮王鐵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城共說遵曰殿下長

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為嗣但以末年惽惑為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奸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倒戈開門以迎殿下者耶遵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等率洛陽之衆往會之傳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次於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都督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

之不能止張離亦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流涕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至此令皇嗣冲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官能彌之乎一云可以彌否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云唯唯劉氏乃下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已丑遵北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閤斬豺於

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至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之圍辛如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太后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

## 石遵

石遵字大祗虎第九子也初封齊王虎僭立改封彭城王虎死世嗣僞位遵廢世自立尊母鄭氏爲皇太后立

妃張氏為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為皇太子大司馬義陽王鑒為侍中太傅沛王冲為太保樂平王苞為大司馬汝陰王琨為大將軍武興公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遵立七日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水火俱下災太武暉華殿及宮內府庫至于閶闔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太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乙未雨血周遍鄴城時沛王冲鎮薊

聞遵殺世自立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逆莫大其勑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于是留寧北將軍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衆十餘萬軍次苑鄉遇遵赦書沖謂左右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吾將歸矣沖將陳暹曰彭城篡弒自尊為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假武興公閔黃鉞金

鉦與司空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冲兵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是月遵遣中黄門竺昌蒲請道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牛山六月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聞趙之亂出屯安祿遣諸將經營河北遵楊州刺史王浹舉壽春歸晉秋七月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

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賊即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于是除裒征討大都督率衆三萬徑進彭城使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懽心又遣督護王龕伐沛獲遵偽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遵以李農一作李菟為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拒之裒遣王龕李邁領鋭卒三千來迎龕等違裒節度軍次代陂為農所敗李邁死之

士卒死傷太半龕執節不撓尋亦被害裒遂不能進八月退屯廣陵陳逵聞之懼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樂平王苞時鎮長安謀率關右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帥知其無成並馳使告晉晉梁州刺史司馬勳率衆赴之仇池公楊初襲破西城九月勳出駱谷破遵長城戍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遣治中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太守令長

以應勲凡三十餘壁衆五萬人苞乃輟攻鄴之謀使其將麻秋姚國等率騎拒勲遵遣車騎將軍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勲為名因刼苞送鄴勲以兵少未能自固畏朗不敢進冬十月遵將石遇攻宛陷之執南陽太守郭啟司馬勲釋懸鉤復攻拔宛殺遵南陽太守袁景退還梁州初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當以爾為儲貳既而立太子衍閔甚失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任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

皆畏憚之既為都督總內外兵機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己之恩遵弗之猜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閎兵機閎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丙辰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入議于鄭太后前曰閎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太后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

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司空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彦周成率甲士三千人執遵于南臺如意觀遵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之于琨華殿并誅鄭太后張皇后及太子衍上光禄大夫張斐中書令孟凖左衛將軍王鸞等遵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石鑒

石鑒字大朗（一作郎）遵之兄虎第三子也初封義陽王殺遵自立年號青龍大赦殊死已下以武興公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為大司馬竝録尚書事張舉為太尉郎闓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鑒使樂平王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攻閔及農于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為變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于西中華門并誅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通和連

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鑒遣汝陰王琨為大都督與太尉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人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誅閔農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嚴率衛士討之謹先啟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

伏都鉄等率衆攻閔農不克屯于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農殺已馳招閔農開門内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伏都有膂力善尺牘自鳳陽門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諸夷敢稱兵仗者斬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王朗一作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于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與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

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戒城門不復相禁于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人不為己用頒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級武官立拜牙門一日之中斬胡首數萬人閔親率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胡人死者二十餘萬於時有高鼻多鬚者無不濫死尸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為將帥者誅之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撫

軍將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諸公侯䘏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據冀州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末杯之子據黎陽寧南將軍楊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蘭之子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蒲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皆不附于閔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衆奔蒲洪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灄頭弋仲帥衆討閔軍於混橋汝

陰王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閔帥騎千餘拒之戰于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奔歸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鑒密遣宦者齎書召撫軍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誅虎孫二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虎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于建康市虎十三子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

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始勒以晉成帝咸和三年歲在戊子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晉穆帝永和六年歲在庚戌滅

十六國春秋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十九

後趙錄九

石閔

石閔字永曾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乞活陳午獲瞻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竒之曰此兒壯健可嘉命虎子之驍猛多力所向

無前歷位將兵都尉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高侯之戰敗死于陣閔時甚幼聰慧異常臨事果鋭虎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過人拜建節將軍徙封修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于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晉永和六年閔既殺鑒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共上尊號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

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于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曰永興閔欲滅去二石之號下令曰孔子曰死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冉讖書炳然且德星鎮魏宜改國號曰魏復姓冉氏追尊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為皇太后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封

子胥為太原王明為彭城王裕為武興王以司馬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為縣公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新興王祇聞鑒之死僭稱尊號于襄國改元永寧以汝陰王琨為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以姚弋仲為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夏四月祇遣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將兵十萬伐魏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

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幷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及中常侍嚴震趙昇等五月晉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六月汝陰王琨率衆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閔遣衛將軍王泰率兵迎擊琨衆敗績死者萬餘人琨歸邯鄲劉國還屯繁陽秋八月苻健率衆自枋頭入關與張賀度段勤劉國靳豚等會于昌城將共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為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

二萬次于黄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人追斬靳豚于隂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鉦鼓緜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擢於時翕然方之為魏晉之初遣使備禮徵隴西人辛謐謐字處道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隷書為時楷法性恬静不妄交遊長安既陷没於劉聰聰拜為大中大夫不就勒虎之世

竝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日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
至是閔復徵之謚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
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
窮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
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
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爾謚聞
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碁是也君王功已成
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

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喬松之壽永為世輔豈不美乎因不食而卒冬十一月閔率步騎十萬攻祇于襄國署子太原王胤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為麾下光禄大夫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為仇敵今之欵附苟存性命爾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況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誡也閔志在綏撫銳于澄定聞

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

永興二年春正月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返耕祇急廹大懼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于慕容儁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請救於姚弋仲三月汝隂王琨自冀州救祇弋仲復遣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聶一作陽頭儁遣將軍悅綰率騎三萬至自龍城三方合勁卒十餘萬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于長蘆將軍孫威拒琨于黄丘兵皆敗績士卒畧

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平外救雲集若我出戰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勢一作銳徐伺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陣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為陛下滅之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自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尅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姚襄戰琨

及恱綰適以兵至去閔軍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閔
軍望之恟懼襄琨綰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軍大敗
潛還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
于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祗盡殺之司空璞尚書令
徐機車騎將軍胡睦侍中李綝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
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于是人
物殲盡盜賊蜂起司冀大饑人自相食時閔已潛還人
無知者内外恟恟訛言閔已敗没射聲校尉張艾請閔

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遂誅法饒父子支解之初閔之為丞相也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耕者閔悔之追贈韋謏大司徒時段末波之子立義將軍段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在人山自稱趙王閔遣將擊敗之徙于繹幕祇遣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次于明光宫

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為命耶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乃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遣使請降求救祗以自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夏四月劉顯殺祗及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閔拜顯大將軍大單

于單州牧祗炳皆虎之庶子也驃騎將軍清河王寧奔栢人閔命焚祗首于通衢五月祗兖州刺史劉啟以鄄城歸晉秋七月劉顯復率衆攻鄴閔擊敗之八月閔兖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張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晉平南將軍高崇征虜將軍吕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晉慕容㨨攻陷中山殺閔寧北將軍白同幽州刺史劉凖降燕趙郡太守李邽亦以郡降燕時有雲黄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趙

故將周成屯廩丘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李歷屯衛國皆相次歸晉是年魏昭成帝什翼犍謂羣下曰石胡衰滅冉閔肆禍中州紛擾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乃勑諸部各帥所統以俟大期諸部大人諫曰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如聞豪傑竝起不可一舉而定若或留連經歷歲稔恐無永逸之利或有虧損之憂乃止

永興三年春正月劉顯僭帝號于襄國率衆伐常山常山太守蘇彥告急于閔閔留大將軍蔣幹等使輔太子

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于常山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為内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宫室遷其民于鄴汝陰王琨以其妻妾奔晉斬于建康市石氏遂絶顯領軍將軍紀路率衆千餘斬關奔枋頭三月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慕容儁已剋幽薊畧地至冀州閔率

騎擊之與慕容恪遇于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張温諫曰鮮卑乘勝氣勁其鋒不可當且彼衆我寡宜請避之以溢其氣俟其驕惰然後濟師以擊之便可擒一作提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闓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返矣吾等何為坐待戮辱皆自殺閔素有勇名所將兵又精鋭燕衆憚之進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以鐵鎖連其馬為

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仗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俄而燕騎大至從旁夾擊大破之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奔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為恪所擒殺僕射劉羣并執董閏張温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鮮卑𮖖類禽獸不馴尚欲簒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耶儁怒鞭之三百復送之龍城閔子操

奔魯口五月慕容評率衆攻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蘇彥棄常山奔新興鄴中大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畧盡冉智尚幼將軍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晉且乞師于西中郎將謝尚時晉建威將軍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六月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餘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凶寇在外道路梗澁璽亦未敢送也須得

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耳卿且出以付我天子聞璽已在吾所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以為然出璽付之施因宣言使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秋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驤將軍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

肅皆自敘辛卯閏至龍城告廆䲠廟斬于遏陘山山左

右七里草木悉枯會大旱蝗出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

十二月儁謂閔爲災遣使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

雪是歲永和八年也

十六國春秋卷十九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

後趙錄十

石肇

石肇勒之昆弟也勒既貴顯肇在軍中不能自達軍士共送詣勒勒哀之拜建威將軍以肇無才力每高選參佐輔之（輔或作補）為聘廣川劉典兄女肇甚懼之後拜長樂太守治官每入門動稱阿劉教可爾不可爾時人以為

嗌謠

石堪

石堪本田氏子數有戰功勒養以為子冒姓石氏太和三年封彭城王弘嗣位虎總攝朝政府僚舊佐悉居禁要太后劉氏謂堪曰先帝甫爾晏駕丞相便相陵藉如此恐皇祚之滅殆不復久真可謂養虎自害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疎斥軍旅不復由人宮省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兖州據廩丘挾南陽王恢為

盟主宣太后令于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今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乃微服輕騎襲兖州失期不克南奔譙城虎遣其將郭泰追擊之獲于城父送之襄國炙而殺之

石生

石生勒之養子也為衛將軍司州刺史轉雍州刺史領兵三千鎮洛金墉城太和三年封河東王勒死虎專擅朝政生殺予奪悉自操之生乃起兵關中以討虎為名

自稱秦州刺史虎遣前鋒大都督石挺擊之生遣將軍郭機帥鮮卑部衆二萬為前鋒來拒自統大軍為之後繼進次蒲阪機與挺戰于潼關挺敗死虎退屯澠池鮮卑密與虎通因進擊生生時據蒲阪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虎進師入關攻圍長安生不能守乃去長安欲至隴上士卒盡散遂入雞頭山為其部下所害山在鄠縣東

石聰

石聰本晉人也冒姓石氏仕勒為汲郡内史先是石生攻晉將郭誦於陽翟生敗退守康城聰馳救之俘虜二千餘人進攻壽晉不剋遂剋逡遒阜陵掠五千餘人而還有功拜奉車都尉及弘嗣立聰與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詣晉請降晉司馬孔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宄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啟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

州振蕩遺黎波散誓命戎狄之首蹈躋豺狼之穴朝廷
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
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共
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虎是討彭譙使至
粗具動靜知將軍忽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
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
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
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聞之者或猶有悼

況身嬰之能不憤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河西黥布之破項羽比諸古人(一作今)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啟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戒嚴水陸齊進熊羆踊躍齔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嗟何及矣僕以不才世

苟國寵雖實不敏誠為行李之主區區之衷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惟將軍圖之因遣督護喬球將兵救聰未至虎追擊之為虎所殺

石邃

石邃字大淵小字阿鐵虎之長子母鄭氏所生也少而雄慧及長驍勇虎深愛之勒署為左衛將軍都督中軍事遷征東將軍轉冀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封齊王及弘嗣位虎為丞相魏王拜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

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錄尚書事虎僭稱天王册立
為天王皇太子使省可尚書奏事邃保母劉芝初以巫
術進既養邃有深寵通賄賂預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
出其門因封芝為宜城君虎每顧左右曰司馬家父子
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若其不然吾豈有今日
如朕當有殺阿鐵理否左右皆曰陛下父慈子孝何言
至是也邃有一子在襄國佛圖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
得病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

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語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而死遂信澄彌篤遂自總百揆之後荒耽酒色驕恣無道不堪儲嗣或盤遊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㜈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與賓客傳共視之又内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䙝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嘗奏事忤旨虎笞責之遂甚愠恨將圖簒逆私謂内竪曰和尚神通廣大倘發吾謀敗乃

事矣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入必過遵遵知澄入要候甚久澄將上南臺慧引衣止之澄曰事不得止既入坐未定便起遵固留不住所謀遂寢遵于是謂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遵稱疾不視事潛與宫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顏别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顏

叩頭固諫不聽行數里騎皆逃散邃亦昏醉而歸虎聞邃有疾將往視之佛圖澄言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恩澄言而止既而瞑目大言曰我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遣所親信女尚書往覘之邃母鄭氏聞之亦私遣中人切責邃怒皆殺之虎聞大怒收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于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頃便出虎遣使謂之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虎怒益甚乃廢

遂爲庶人其夜殺之并其妻張氏及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之中誅東宮黨與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先是佛圖澄常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不能解未幾事發其言始悟

石斌

石斌虎之庶子母齊氏所生本娼也以賤故不甚寵愛勒取以爲兒愛之甚重忽暴病死三日將殯勒嘆曰朕

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
往告必能致福乃令人告佛圖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
呪之因執斌手曰可起矣斌乃蘇活有頃平復建平元
年署為左衛將軍封太原王弘嗣位徙封章武王及虎
僭稱天王諸王皆降爵為公遂為章武公累遷大司馬
都督邊郡幽州牧改封燕公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
羣兇湊聚因以肆暴征北將軍張賀度以邊防宜警屢
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聞大怒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

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斌怒殺之又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先是佛圖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牧馬還至秋齊當靡爛虎不解此語即遣諸處牧馬送還至是賀度告斌于虎虎勑尚書張離持節帥騎名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捻矢自視行斌罰罰輕乃手殺五人一作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殺親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自行罰乎乃止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未幾復以為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

事虎既誅宣議欲立斌為太子張豺諫止之乃立世為太子進斌爵為王尋遷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帥精騎一萬斬梁犢於滎陽東虎既寢疾遷丞相錄尚書事與張豺等受遺輔政劉后懼斌之輔政將圖害世乃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不知虎疾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嗜酒耽獵遂遊畋縱飲劉氏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豺弟雄等率龍騰五百人守之未幾復使雄矯詔殺之

石樸一作璞

石樸字玄真渤海南皮人晉大司馬苞之曽孫也為人謹厚無他材藝洛陽之亂没於石氏勒以樸與已同姓俱出河北引為宗室寵待彌隆虎嗣立累遷侍中時虎跨據河北士馬強盛凉州刺史張駿憚之遣别駕從事馬詵來朝辭旨謇傲虎大怒欲殺詵樸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區區河右不足為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二建康君臣復延數年之命矣

勝之不為武不克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晚也乃止虎後作役非時百姓愁苦樸又上疏言今者天文錯亂百姓凋敝而又大興苦役非明主惜民之所宜也詞甚切直虎不納冉閔之世歷位司空羌胡之亂為軍士所殺

勒母王氏

勒母王氏初勒被鬻於平原與王氏相失晉大將軍劉

琨得之及勒貴後琨遣使送之于勒劉聰僭位拜勒為上黨公進封王氏為上黨國太夫人未幾病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勒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追謚元昭皇太后

勒后劉氏

勒后劉氏侍中劉閏中妹復一作別部胡人也勒納之于胡門美色有德寵張裡反于襄城后拔劍斬之勒頼后而濟后性敏慧多幹畧理國之務佐勒建功業有呂氏

輔漢之風然嚴整婉容性不妬忌尤過之也初封上黨國夫人建平元年立為皇后勒死弘即位尊為皇太后虎專權擅政徙居崇訓宮劉氏憂之與彭城王堪謀㣲兵討虎謀泄虎廢而殺之

鄭氏

鄭氏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衆猥妓中虎數歎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甚見寵惑生太子邃及東海王宣彭城王遵虎為魏王稱鄭氏為魏王后及即

天王位立為天王皇后太子遂既以讒暴伏誅鄭氏遂廢為東海太妃性甚讒妬先是虎拔中山聘征北將軍郭榮之妹為妻至相敬待無兒鄭氏讒而殺之更納清河崔氏女鄭氏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猝病死鄭又讒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床于庭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跣至前訴曰公勿枉殺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座無預卿事崔便走去未至虎于後射之崔中腰而死其後虎死石氏大亂遵乃廢世自立尊

鄭氏為皇太后尋為冉閔所殺

陳氏

陳氏別駕陳逵之妹也才色甚美髮長七尺虎甚嬖之遂以為夫人寵冠後宮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滿庭筠

謄録監生臣劉塏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一

後趙錄十一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一作白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妙通玄術善解文義與諸學生論辨疑滯時若符契無能屈者晉永嘉四年適洛陽自云四百有餘歲嘗志弘大法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一作經

咒役使鬼神以麻油雜蔄芝塗于掌中千里外事徹見掌中皆如面對亦能令潔齋者見之腹旁有孔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出光照于一室嘗齋時平旦臨溪從孔中引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奇驗澄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擾亂乃潛伏草野以觀時變石勒屯葛陂性多殘殺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之乃杖策詣勒大將郭黒畧畧素奉佛法澄至畧從受五戒奉弟子禮以其有道術進之于勒

勒試之果驗甚重之於是中州胡晉悉來奉事時有痼疾世莫能治澄為醫療應時瘳損隂施默益不可勝紀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立遣人告澄曰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潛避曁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報云不知所之既而使至覔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之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

明旦造之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勑語取水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咒願數百言如此三

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隨水來出諸人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乃大至隍塹皆滿澄閉目端坐嘆曰後三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於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室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于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此法一開方為後患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

取奴奴逆殺兒而死時劉聰死曜襲偽位遣弟中山王岳來攻勒遣石虎率衆拒之大戰洛西岳敗退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時在襄國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勒既平曜稱趙天王行皇帝事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無得食俄而石葱叛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勒諸子多送

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勒死石虎廢弘自立徙都鄴城尤傾心事澄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禄不受榮禄匪顧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助舉輿升陛太子諸公扶翼而前主者唱大和尚坐者皆起以彰其尊勑司空李農朝夕問候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一云尊敬莫與為比時支道林在京師聞之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鷗鳥耶時澄止鄴城內

寺中弟子徧于郡國嘗乘板輦於大水上坐遣弟子法常至襄國會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入見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易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謝於是國人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後郭黑畧將兵攻長安北山隨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

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咒願澄又自咒願須臾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咒願有頃曰脫矣畧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畧得其馬故得走免推檢時日果驗晉軍出淮西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瞋曰吾奉佛供僧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明旦澄入見曰陛下前身係為大商經罽賓寺時設大會會有六十羅漢吾其一也有得

道者曰此檀越報盡當受雞身乃王晉地今陛下為天子豈非奉法供僧而致耶疆埸侵噬有國之常何為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悔謝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刼垂死因燒香呪願遥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處為賊所刼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去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内違戒殺生忍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

慈仁顯暢法道不為暴虐不殺無辜至于兇愚無賴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身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無解禍殃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興福祚方遠虎雖不能從而為益不少尚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曰事佛在清淨無欲慈矜為心君雖崇飾寺塔而貪恡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離等後被殺戮黃河中舊不生黿忽有得者以獻

澄見而歎曰桓温入河其不乆乎温字元子後果如言澄甞與虎共升中堂一作臺澄曰變變幽州當大灾仍取酒噀之乆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之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黒雲來驟雨滅之雨頗有酒氣建武十四年冬十一月澄還寺視佛象曰悵悵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及其未亂先從去矣即遣人辭虎曰

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猍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
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忽爾告終
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
也修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重行全德貴不怠苟德行
無虧雖死如生違而獲延非其所願然意有未盡者國
家心存佛理建寺度僧當蒙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
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
慮恵此下民則國祚永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

恨先是建武十一年虎造紫陌浮橋於漳水上為澄先造生墓於紫陌至是虎悲慟嗚咽知其必死即為鑿壙營墳十二月八日戊子卒於鄴宫寺百官皆來殯殮以澄生所服錫杖銀鉢内置棺中為其理石作棺葬之為之立祠後天大旱虎詣澄祠日稽顙曝露其日有二白龍降於祠下於是雨沛千里後有沙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關又郭門吏報曰見澄攜一履去虎命掘塚視之惟有一履與一石而無尸虎大惡之歎曰石者朕也葬我

而去其能久乎因而遇疾明年虎死石氏大亂

單道開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也少懷棲隱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冬袒夏温晝夜不卧絶穀餌柏實柏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啖薑椒如此七年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性好山居而山樹諸神或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日行七

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亦
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勑
州郡有異人至即令啟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
表送開至鄴虎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初止鄴西沙門
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内造重閣高八九丈
於上編營為禪室如十斛羅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
開皆以惠施於時人士皆來諮問開都不言乃為説偈
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

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聞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桐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石韜就之治療着藥小痛韜甚憚而終得其效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渡許昌虎子弟相殺鄴中大饑至晉升平初遂往建業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勑弟子以尸置石

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閒聞弟子叙述
開在中山每有神仙去來遥心敬悒及從役南海親與
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廼為之傳讚曰蕭哉若人飄
然絶塵外軌小乘内暢法身玄象暉曜高步是遵一作臻
飡茹芝英流浪岩津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
守與弟頴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
開尸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
如蟬蜕耳乃為之讚曰物儁招竒德不孤立遼遼幽人

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履在林千載一襲

道進

道進佛圖澄弟子也學通內外為虎所重一日澄遣進詣虎啓事因言及隱士事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未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

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二主四君共嘉其節將欲激勵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遠遵舜禹之德勿斆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輒還其所止差一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曰汝言善也但輒命有所懸矣

麻襦

麻襦不知何許人亦莫得其氏族姓名虎時在魏縣市中乞丐但着麻襦布裳人遂稱之麻襦言語卓越狀若

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佛圖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歷終有期金離消於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

雖存世莫能基必顏九遊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子會於虛遊閶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惟得此數言推計似如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得便發君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人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先至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後慕容儁發虎屍投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殿下即謂此也晉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為天馬之應云

徐仲

徐仲東莞人仕勒為外兵郎有女令首聰敏好學言論清綺雅性虛淡不樂人間從容閒淨以佛法自娛不願求聘父曰汝應外屬何得如此女曰端心集道絕想人外毀譽不動廉正自足何必三從然後為禮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兼濟父母女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何況二親耶仲以問佛圖澄澄曰君歸家潔齋三日竟可來仲從之澄以臙脂磨麻油傅仲右掌令仲視之

見一沙門在大衆中説法形狀似女具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物往事如此若從其志方當榮拔六親令身富貴生死大苦向得其邊㑹還許之女便剪髮從澄及淨檢尼受戒立建賢寺澄以勒所遺剪花納七條衣及象鼻澡灌與之得覽羣籍經目必誦思致淵深神照詳遠一時道衆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百餘人又造五寺立精舍匪憚勤苦皆得修立虎甚敬之擢怗為黄門侍郎清和太守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一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二

後趙錄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也父瑶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闊達有大志一作節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山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以病免歸永嘉之際天下大亂石勒

為劉淵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引為謀主動靜咨之機不虛發莫無遺策成勒之基業賓功居多及為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羣臣莫及而謙虛敬順開襟下士士無賢不肖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肅清百僚屏絕私昵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

必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勒常嘆曰吾每臨大事吾意未了右侯已了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於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嘆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郭敬

郭敬字季子鄔人也初勒微時敬常識之厚加資贍給以衣服東瀛公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在其中敬以勒託之族兄陽陽等時為鮮請得免饑寒及貴後率兵襲苑鄉斬乞活李惲於上白將坑其降卒見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耶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耶因賜衣服鎧馬署為上將軍悉赦降卒以配之尋遷荆州監軍使帥兵寇襄陽勒以驛書勑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

彼若使人覘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絶偵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中州流民悉降於勒晉别將魏遐率其兄該部衆自石城降敬敬毁襄陽遷其百姓於沔北樊城以戍之遂署敬為荆州刺史

汲桑

汲桑平陽人一云清河貝丘人年二十餘力能扛百鈞呼聞數里時人服之常事成都王司馬穎穎之死也桑載穎棺於軍每事啓而後行與勒率馬牧人乘苑馬數百騎投公孫藩於清河藩死退還苑中更聚衆刼掠郡縣自稱大將軍劉淵永鳳元年桑又起兵趙魏上郡自稱趙王聲言為成都王穎報仇以勒為前驅所向輒克遂進攻鄴晉將茍晞擊敗之奔於樂陵為乞活田甄所殺先是洛中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為茍作

至是而桑敗死桑甞六月盛暑而重裘累茵使人扇之

患不清涼乃斬扇者時軍中為之謡曰士為將軍何可

羞六月重茵被衲裘不識寒暑斷他頭

徐光

徐光字季武頓丘人也父聰以牛醫為業光幼好學有

文才嘉平中王陽攻頓丘時年十三掠之而令主秣馬

光但書柱為詩賦而不親馬事陽怒撻之光啼哭徹夜

不止左右以白陽陽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為頌陽奇之

賜衣因以語勒勒授記室參軍光春耕服介幘青纁袴褶勒如苑鄉名光光醉不至勒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於卿而敢怏怏耶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襄陽國詔獄光在獄中註解經史十萬餘言劉曜進圍洛陽百餘日不解勒乃赦光署為參軍名而問之光曰曜以疲卒十餘萬圍堅城令以我初銳擊其衰怠其勢必舉於是勒兵四出晝

夜無行六日行千里至洛陽與曜大戰執之尋還中書令領秘書監光嘗勸勒除虎威權以安太子勒不聽及死虎總朝政以私憾殺之

王洛生

王洛生仕勒為部將王浚之執命洛生將五百騎送於襄國洛生性勇悍勒欲挫其雄豪幽之於獄洛生在獄自刺腹五寸肥盛不陷重以刀潰其腹出胃而死

李陽

李陽武鄉人也勒幼時與陽鄰居相近陽性剛愎每歲與勒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勒既貴後名其父老悉赴襄國齒坐歡飲陽獨不來勒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來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仇匹夫乎乃使人名之既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牽陽臂曰卿雖老臂中由有力頗復與人鬬否孤往日數得卿尊拳卿亦數飽孤毒手中興書云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復與人鬬耶孤往日數厭卿老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賜里第一區即日

拜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因下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

張越

張越上黨武鄉人勒之姊夫也仕勒為廣威將軍越與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

王謨

王謨字思賢齆鼻言不清暢容貌尫短畧無威儀將拜

曲陽令勒疑之以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否勒從之由是政教修明百城尤最出為都部從事守令去官者十五人

樊坦

樊坦京兆人仕勒為參軍清慎自守擢章武內史入辭勒勒見坦衣服弊壞大驚曰樊參軍貧甚耶朝服何以壞惡至此坦性疎朴謬誤（一作率然）對曰頃遭羯胡無道資財蕩盡是以窮弊勒笑曰羯賊乃爾大膽暴掠君物盡

耶令當相償耳坦大懼流汗不敢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因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怨而不罪

徐龕

徐龕太山人也勇果薄行舊為刼盜者無不歸之公行抄掠迅如風雨太興元年為晉太山太守周撫叛於寒山龕部將于藥斬撫及朝廷論功而彭城内史劉遐先之龕怒以郡叛自號安北將軍兖州刺史寇掠濟岱攻

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勒遣石虎伐之龕懼求降于晉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勒帝問將帥誰可討龕於王導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鑒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非可使導不從以鑒為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武威將軍侯禮鮮卑段文鴦討之敗龕於檀丘龕遣使請救於勒并陳討豹之計勒辭以外難而多所邀求遂使王步都率數百騎為前鋒張景為之後繼步都等

淫暴無厭龕甚患之景至東平龕疑其來襲已也乃斬
步都等三百餘人復詣晉求降勒大怒命景守據險要
帝亦惡龕反覆不受其降勑豹鑒以時進討鑒猶疑憚
頓兵下邳不進鑒遂免官以豹代領其兵豹進據卞城
欲以逼龕龕復降勒時石虎屯鉅平將以攻豹豹乃夜
遁退守下邳龕襲豹輜重於檀丘將軍劉龐陸黨力戰
而死未幾龕復叛勒降晉勒復遣虎帥精騎四萬擊之
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城陷被執送於襄國勒囊

盛龕於百尺樓自上擽殺之命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

桃豹

桃豹字安步范陽人也少時以膽力勇騎聞於鄉里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戸侯位上將軍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曰爾輩鼠子安知君子豹變之意乎乃入中原為勒別將襲祖逖於蓬關𫉬其督護陳超逐為十八騎之雄留守陳州故城住西臺豹事勒甚謹歷魏郡太守鎮撫都督轉豫州刺史虎僭立署

為橫海將軍累遷至太保卒

張樓

張樓陽平人也為臨水長嚴政酷刑殘忍無恵時人苦之為之謡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

魏豹

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累遷太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守於廩丘而妾見形與豹言論異日而卒

張彌

張彌字巨秦汲郡人也永嘉中與梁臣戍武德城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乃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勒曰有何健兒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呼督戰時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笑曰降兒能爾正是奇健乃赦之以為牙門將軍虎建武二年彌率衆一萬徙洛陽鍾簴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鍾一没於河彌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轆轤引之乃

出造萬斛舟載以渡之以四輪纒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都

張謐

張謐冀州人也美姿貌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儁侶曰吾聞冀州多名士故不虛也仕勒為司馬

裴憲

裴憲字景思河東聞喜人也父楷憲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弱冠便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陳郡

謝鯤潁川庾凱皆儁朗士也見而竒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變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物累攖心其殆過之王浚假節承制以憲為尚書郎及浚為勒所破麾下精兵萬人棗嵩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惟憲及從事中郎荀綽恬然私室獨不至勒素聞其名名而讓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罰（一作憲）拯茲黎庶討而誅之爵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獨與之同惡儆威誠信阻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

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賔禮勒乃籍沒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憲綽家止有書百餘裘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聞之謂長史張賔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憲復出為長樂太守及勒僭號還尚書參預機事時制度草創憲與王波為之撰朝儀典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大中大夫進司徒憲又撰東耕儀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耕儀親耕宜改服幘勒從

之虎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轂並以文才知名轂仕虎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轂俱豪俠躭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郝魚有隙魚竊乘轂馬奔段遼為人所獲魚誣轂使已以虎當襲鮮卑告之為備虎時適謀伐遼而與魚詞正合悉誅挹轂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為右光禄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甞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終于石氏之世

傅暢

傅暢字世道北地泥陽人也祖嘏魏太守父祗晉右僕射中書監暢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以與侍者暢不之惜即以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永嘉之亂遂没于勒勒以為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要勒甚器重之作晉諸公叙讚二十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行于世以勒建平元年卒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厚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位廷尉東平太守劉琨承制幷州以為從事中郎後没于勒勒以為理曹參軍持法詳平國人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遊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至虎世而死贈儀同三司

張躍

張躍字世淵清河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偉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勑世子弘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盧諶

盧諶字子諒范陽涿人也祖珽晉衛尉卿父志魏郡太守永嘉初遷尚書諶清敏有理思善屬文好莊老洛陽既陷隨父北依并州刺史劉琨為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為參軍琨收散卒引魏穆帝攻粲粲敗諶得赴琨

父母兄弟在平陽者俱為劉聰所殺建興末隨琨投段疋磾疋磾自領幽州取諶為別駕疋磾既害琨尋亦喪敗時江南阻絶往投段末波於遼西流離世故二十餘年虎破遼西復為所得以為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為軍士所殺時年六十七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行高潔為一時所重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耳撰祭法註莊子及文集行于世中原喪亂公卿人士殺

之殆盡惟諶與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清河崔悅北地傅暢中山劉羣並淪陷非所終至顯官恒以為辱

薛閭訓

薛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仕晉為主簿後沒于勒任為幽州刺史

邴輔

邴輔櫟陵人也好學多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

宫殿臺榭皆輔所營造勒恱之以為材官將軍

申録

申録字道時為廣昌令白烏巢其庭樹甘露降其聽事後仕至三公

周延一作周雅又作周承

周延仕至記室叅軍初為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下獄詔以八座議宥之後每設大會使俳優著帢幘黄絹單衣一優問曰汝為何官在我輩中一優答曰我本為館

陶令計二十數單衣正坐取是故入汝輩中以為大笑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尤善著述羣言秘要無不綜覽先仕劉曜為黃門郎後遂仕於虎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皆以清化著名徵為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為侍中再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虎嘗微行謏直言切諫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著述

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然性不嚴重每狥已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曽重光累嶶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敕抵耳謏慚無言時人傳之以為嗤笑冉閔之世進位光禄大夫時閔拜其子胤為大單于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為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

撫納羣胡聞之大怒收謏誅之其子伯陽亦遇害既而羌胡擾亂道路交錯閔思謏言追贈大司徒

邢嘏

邢嘏河間鄚人也隱居高尚勒頻徵不至乃聚衆數百叛勒勒攻之嘏懼来降任為征北參軍嘏無子其姪蓋以旁宗入嗣

宣咸

宣咸隴西人仕虎至太僕卒于官後五年虎夢見咸涕

泗囑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達也虎寤感夢之言而有感悶左右曰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為趙郡守於是即擢拜廷尉轉為太常才力不及父遂因感夢而登列卿

郭穆

郭穆字景通北平人仕晉為清河太守賜爵關內侯後沒於勒仕至輕車將軍

沐堅

沐堅字壁強河間人也初仕虎為小掾稍遷至寧北將

軍沛王長史石氏之亂彭城王遵廢世自立沛王冲起兵于薊將以討遵乃留堅戍幽州堅時監作水田御下苛刻百姓怨毒乃為堅形以刃矛斫刺呪令倒斃尋而得病若被捶割於是遂殞

張進

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為刺奸外部都督給事舉刺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

趙明

趙明字顯昭南陽人也虎攝位拜為尚書及誅勒諸子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為趙之太祖安可以絶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風時論常比之蘇則

孟卓一作趙孟卓

孟卓字君偉廣平人也少修清苦之操有一單裳十年不澣雖處困厄晏如也仕勒為右執法郎

劉羣

劉羣字公度中山魏昌人晉太尉廣武侯琨之子也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為偏軍將軍數從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衆心及琨被害與從事中郎盧諶等依末波虎滅遼西羣與内弟崔悦及盧諶等同時陷没虎皆優禮之署羣為中書令累遷秦州刺史尚書左僕射冉閔僭立加行臺都督尚書左僕射如故閔敗為燕所執遂遇害羣從弟啟啟弟述與羣俱在末波中後亦竝没于虎虎以啟為尚書僕射後歸仕晉從中軍殷浩北伐為

姚襄所陷述為虎侍中隨啟歸晉拜驍騎將軍

王安

王安本胡人也在雍丘祖逖甚愛之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遂仕勒為左衛將軍約後為勒所殺安乃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陳武

陳武字國武本胡人育於臨水令陳君陳君奇之起議

欲易其故字武長跪白啟曰里語有之亭都鼠數聞長者謂令當易字寔有私心嘗聞長卿慕藺相如之行故字相如往往鄉里久聞故老之說稱漢使蘇武執中守志不服單于流於漠北擁節牧羊寄秋雁以許心因行雲而託誠高山仰止意竊慕之陳君嘉其志遂名之曰武又欲令字仲顯其本是胡人而勒虎諱胡曰國因字之曰國武

劉光

劉光安定人也一云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云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為李氏一作楊于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怪事微有驗赤眉敬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一作綏經竺龍嚴諶謝樂子等衆至數千人聚於杜陽山僭稱大皇帝建元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諶為左右大司馬樂子為大將軍虎鎮西將軍石廣擊斬之光頸無血十餘日面色無異於生

解飛

解飛不知何許人仕虎為尚方令侍中御史機巧若神妙思奇發虎至性好佛衆巧奢麗不可勝紀飛甞為虎作檀車廣丈餘四輪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又有指南車及司理車又有舂車木人及作行碓

于車上動則人蹋碓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于車上行十里輒磨一斛一作十此車皆以朱彩為飾唯用將軍一人車行則眾巧並發車止亦止皆飛與尚方令朱猛變所造虎以其搆思精微賜飛爵關內侯賞賜甚厚虎後又納飛言于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

孫輝

孫輝字光休晉中書令顗之少子也顗避地河朔邑居

武遂生輝輝仕虎射聲校尉其子緯字元文幽州都督緯生周字季治後燕高陽王文學輝兄烈避趙王倫之亂徙居昌黎遂稱昌黎孫氏烈生岳仕前燕侍中歷幽州刺史右將軍

郭機 弘傳作權

郭機鄔譚部人也初降于勒勒問曰卿若得吾者當殺吾否機曰若登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勒曰卿健兒也引為參軍與共言事後為河東王生前鋒將軍率鮮卑

涉璝部衆二萬擊虎與虎將石廣戰於潼關廣等敗績既而鮮卑窟通于虎生遂敗死機將餘衆據上邽歸晉

麻秋

麻秋太原胡人也仕勒為征東將軍虎世為凉州刺史率衆伐凉互有勝敗秋植性虓險鴆毒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来啼聲遂絶冉閔之亂率衆奔鄴秦苻洪使子雄迎擊獲之以為軍師將軍因宴鴆洪為秦世子健所殺

張才

張才鄔譚部人也善碁博蹴踘鬬雞諸伎身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歷位殿中將軍冀州刺史義陽王鑒殺遵自立復欲殺閔乃使才等于夜刺之不克被執斬于中華門

蔡裔

蔡裔仕虎振武將軍少有武力呼聲若雷嘗有盜入室裔撫床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二